

# 中国第一支应急医疗“特种兵”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日前，瑞士日内瓦第69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宣布：在申请注册的60多个国家的200多支应急医疗队中，中国与俄罗斯的两支队伍脱颖而出，成为首批三支通过世卫组织认证的国际应急医疗队。

当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向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总队长、上海市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授旗、授牌时，刘中民心中充满自豪。从二甲医院急诊室起步，2010年成为上海市卫生应急医疗队，2012年成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2016年成为一支国际应急医疗队，东方医院的医疗队员们百炼成钢，成为上海公共卫生的“特种兵”。

## 从急诊队伍向“特种兵”跨越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刘中民率领由不同医疗机构7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上海市第二批抗震救灾医疗队，空降汶川最后的孤岛草坡乡，救治并转运了大批灾民。但在那次救援中目睹的“低效和徒劳”，也让刘中民十分震惊。

灾难现场救治电力、检测设备、治疗条件很差，加上灾民伤情的批量性、复杂性、紧迫性，导致不少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发生，加重了灾区负担。

“如果有一支专业灾难医学救援队伍该多好。”每每提及当时的场景，刘中民都非常痛惜。

汶川地震后，“灾难医学”开始进入社会和医学界的视野。2011年，中华医学学会灾难医学分会成立。从动议到申请，再到批复、成立，历时一年半，是中华医学学会筹备期最短的二级分会，这反映出医学界力求提升灾难救治水平的迫切心情。

回到医院的刘中民心里一直惦记着建设灾难医学救援队伍的事。他所在的东方医院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此时的浦东开发热火朝天，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上，工伤、交通创伤也比较多，东方医院急诊科成了上海最忙的急诊科之一。为更有效地救治多发伤、群发伤伤员，刘中民率领东方医院在实践中摸索出集院前、院中与急诊内外科一体化的无缝救治模式，提高了抢救成功率，也培养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急诊队伍。

机会来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园前两个月，东方医院急诊队伍被原上海市卫生局命名为“上海市卫生应急医疗队”，全程保障世博会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浦东新区政府投资近3000万元，为医疗队配备了5部大型越野救援车，医疗队迅速扩充，内、外、妇、儿、麻醉、感染、心理、护理、医技等多专业人员齐上阵，外加被拆、搜救、安保、驾驶、信息等专业后勤人员，联合组成的“特种兵”初具雏形。

## 第一座灾难救护移动医院

2011年开始，东方医院“上海市卫生应急医疗队”的建设项目接连入选三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先后得到近9000余万元财政投入。东方医院创建起一支“巨无霸”车队，这是我国第一座民用灾难救护移动医院。车队抵达事故现场，启动



▲ 队员们整装待发。（资料图片）



▲ 应急医疗队在开展实战演练。（资料图片）

设备，5分钟内一座二甲移动医院就能开始运转。

手术车拥有全套手术器械，供氧、监测、手术床、无影灯和手部消毒设备一应俱全，关闭车门15分钟，车厢内的层流就会自动开启，达到做心脏手术的消毒要求；监护车上有呼吸机、排痰机、床旁B超、移动X光机、输液泵，启动设备5分钟内，就可以开展各种脏器监护工作。从接警、紧急召集医务人员、打开储备医疗物资到车队出发，只需20分钟。

“孤岛求生”是这支车队的另一本本领。野外做饭的炊事车，不怕断电缺水无通信信号的通讯车，还有随车队运载各种医疗药品物资的物资保障车，能够确保医疗队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生存两周，并在50公里的服务半径内提供充足的多种医疗救援。改装后的车队即使遇到70度陡坡，1.5米深的水，依然可以跋山涉水一路向前。

移动医院刚完成装备，就遇上昆山发生爆炸事故，需要转运呼吸道严重灼伤的伤员。应急医疗队迅速出动12名队员，开着手术车和转运车，携带紧急医学救援物资火速赶往，出色完成了批量重伤员的快速救治及危重伤员的转运与抢救任务。

2012年底，东方医院的“上海市卫生应急医疗队”获批成为国内首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以这支国家队为基础，东方医院肩负起上海市第三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中建设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等重任。上海市希望通过建设灾难救援体系中临床诊治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引导和带动国内创伤救援及科学研究的发展。

安徽“三支一扶”志愿者尤林芬为农民开展技术指导——

## 做好每件小事，成就民生大事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毕业于安徽科技学院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尤林芬，两年前通过“三支一扶”招募考试，成为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木塔乡农技站的一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员。

木塔乡是位于皖赣边界的偏远山区乡。在这里做支农服务，并不容易。尤林芬还记得，当她乘车绕过弯弯曲曲的山路，穿过忽暗忽明的隧道，第一次来到木塔乡政府大院里的农技站时，发现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荒凉的院子，简陋的办公室……由于经费紧张，她平时办公用的是站长家里的一台旧笔记本电脑；下乡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搭乘乡里便车到村访户，有时还要靠步行走到田间地头。

但尤林芬很快克服了这些困难。她走东家，串西家，和村民们打成一片，在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科学种田知识。这个被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称呼为“小尤”的姑娘，真真切切地成为了“农民的贴心人”。短短两个月时间，她就走遍

了全乡13个村200多户人家，掌握了木塔乡农业基本概况。

“她经常到我家稻田里看看情况，一旦发现问题了，就打电话给我，提醒我种田的注意事项。她就是把农户家的田当成自己家的田了！”陈立平说。

陈立平是木塔乡木塔村的种粮大户，也是尤林芬的技术指导联系户。有一次，陈立平给农田打药后没有效果，非常着急，只好连夜打电话给已经回老家的陈立平。尤林芬看到陈立平未接电话，知道肯定有了急事，立即回电问清原因，并详细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等到问题顺利解决，已是深夜。

木塔乡有2万亩茶山、300多家制茶厂，茶叶是该乡主导产业之一。为茶农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成为尤林芬的一项重要工作。郑村村茶农汪现田告诉记者，“以前，由于自己管理茶山不善，错误地认为不施肥的茶才是好茶。自从和小尤建立联系后，我在茶树边挖沟，改良施肥技术，产量增加了一倍”。该村不



尤林芬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资料图片

少农户都是卖鲜叶，价格低，收入有限。在尤林芬建议下，汪现田购买了制茶机，收购鲜叶进行加工，这样下来，一年茶叶收入就达到3万元，实现了收入翻番。

在联系指导大户的同时，尤林芬还善于总结。针对近年来该乡农民在施肥用药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她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查，采集土壤样品，并根据调查和化验结果，协助站长撰写技术资料，精心设计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方案，走村串户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宣传培训活动。为抓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她常常在上班前就来到示范片区，站在稻田田间记录相关技术数据。

素质印象深刻。副队长姜波7年前从部队转业来到东方医院，是移动医院伤员转运车司机。他多次接受国内外救灾技能培训，持有美国心脏协会（AHA）颁发的高级生命支持证书，既是救援队的司机，也是炊事员、担架员、设备工程师，负责搭建、制水、制氧、发电等工作。救灾时，他和灾民们一起接来足够的雨水和河水，利用车载净化设备净化成满足80名工作人员和100名病人需要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用物资保障车携带的食品做出热饭热菜。

## 发挥救灾资源最大效用

“全天候、全能型”“平战结合、资源利用效率高”和“科学的、完善的、可持续的机制保障”，是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三大特点。令人振奋的是，上海创新的这项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制机制，不仅可以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

上海人口快速增长，建筑密度持续增强，时刻面临着不同于地震、海啸、台风的城市灾害性事故，但不少人视“天灾无情人有情，抢险救灾靠政府”为理所当然，拒绝学习救援知识和技能。国内外相关数据显示，一个城市的救灾能力并非取决于资源和资本的占有量，而是取决于有效发挥这些资源最大效用的能力。上海市政府较早意识到，必须发挥城市公共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用。

2015年，东方医院承担的“上海市区域性紧急医学救援中心建设”项目入选第四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前三轮项目建设为基础，建设区域性紧急医学救援中心，开拓空中救援通道，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立体救援网络，提升紧急医学救援综合能力。同时，进一步构建科学规范及标准化的紧急医学救援人才准入、培养体系。四轮三年行动计划支撑起了救援队从“民兵”向“正规军”，再向“特种兵”发展的一次次跨越。

上海市卫生计生主任邬惊雷表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上海不但注重公立医院改革、药物制度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在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更进一步创新，提出要打造上海市公共卫生“特种兵”队伍，使之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成为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力量和医疗救援力量，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获世卫组织首批认证，将能够随时参与国际救援。刘中民说，“未来，我们时刻准备着，听候调遣，随时奔赴全球各地灾难现场”。

## 行进中国

##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热爱野生动物的人都知道奚志农，他拍摄的野生动物照片令人难忘。这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从摄影助理的助理起步，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实践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这是在秦岭深处，用这千分之一秒拍摄到的秦岭羚牛，我非常幸运……”他自豪地向《经济日报》记者展示着一幅幅作品。

1990年，奚志农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做摄影期间，两次进入滇南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和滇西北的独龙江自然保护区拍摄野生动物，使他坚定了通过镜头唤醒人们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信念。

本报记者

陈

頔

## 终于拍到了滇金丝猴

1992年，在云南省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研究计划。

从1890年滇金丝猴在云南被发现以来，直到1992年，人类都没有得到一张清晰的滇金丝猴野外照片。滇金丝猴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由于栖息地的地理环境恶劣，它成为当今灵长类研究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拍摄滇金丝猴给奚志农带来了巨大的诱惑与挑战。“我决定迎接这个挑战：拍摄一部滇金丝猴的生态纪录片。”他坚定地说。

奚志农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异常艰苦却充满希望的日子。1992年11月，他踏上了拍摄滇金丝猴的艰难历程。尽管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一拍摄工作竟跨了3个年头，是对技术、体力和耐力的极度考验。

1993年8月，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苦守5天的奚志农终于和伙伴发现了猴群。他回忆说：“我们爬到山脊线上，幼猴的叫声也从对面传过来。我急切地寻找制高点，总算找到了一处石崖，透过落叶松稀疏的树枝，我看到了远处冷杉树上的猴子。顾不得多看一眼，忙架起机器，按下开关，磁带开始了匀速的转动，我才渐渐看清了取景器中的猴子。这是一个家庭，公猴端坐在树上慢条斯理地吃着松果，两只母猴依偎在它的两边，其中一只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婴猴。两只幼猴在一旁玩着灵巧的游戏，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磁带还在轻轻地转动，可我却泪眼模糊！两年，滇金丝猴这深藏闺中的少女终于出现在我的镜头前，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93年9月15日。就这样，直到电池耗尽，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块石头，抱着同伴说出一句话来。”至此，奚志农终于揭开滇金丝猴的神秘面纱，首次拍摄到它们的清晰图像。

## 滇金丝猴不再颠沛流离

大自然是野生动物的家园，一旦大自然的生态系统被破坏，野生动物就没有了栖息之地。1995年，为阻止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南侧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保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家园，奚志农四处奔走呼吁，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

“用影像保护自然”是推动奚志农一路前行的动力。正是他和伙伴们对这份艰苦事业的顽强坚守，使得世人有机会了解到，在美丽的中国大地上，栖居着如此丰富多样、鲜为人知的物种，唤起大家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让更多青少年从小树立起保护自然、关爱环境的理念，他所组建的“野性中国”团队对青少年发起以影像保护自然为核心的自然体验活动。

2015年5月24日，在班夫山地电影节世界巡展中国开展周活动中，奚志农与他的“野性中国”团队，带着他们最新摄制的滇金丝猴纪录片《云上的家庭》亮相。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滇金丝猴家庭中两只新生金丝猴的成长经历，这不仅是一部讲述滇金丝猴成长的影片，也是一步关于自然保育、关于生存法则的思考，用影像的力量呼吁人类关注自然、保护野生動物。

有感于国内保护区、生态旅游地区相关生态体验服务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国家公园、荒野公园差距之大，“野性中国”团队计划在云南大理苍山顶上建立洗马潭自然体验中心。奚志农告诉记者：“我们要在大理海拔3900米、滇西横断山区最高处建一座自然教育中心！希望通过建立这样一个访客中心，使到苍山的游客可以真正感受到苍山的生态之美，同时也希望能够成为国内保护区访客中心的典范。我们不应该只是抱怨，而是要站出来以自己的行动说话。对我来说，野生动物保护摄影师是最棒的工作！”

如今，年过50岁的奚志农因长期生活在野生动物世界里，依然保持着挺拔健壮的身材。他的脸因野外生活而愈加富有轮廓；声音还是那么轻柔，那是春夏秋冬在林间潜伏，等待野生动物出现而养成的习惯，仿佛怕惊扰野生动物的安宁；他依然戴着那顶几乎成为他标志的迷彩帽，那些藏羚羊和滇金丝猴等中国的珍稀野生动物也因这顶帽子而熟悉了他。如果不是这样，为何这些见到人就逃跑的野生动物们在他的摄影机面前，那么的乖巧和卖萌？也许，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吧。

奚志农多年的努力赢得了尊重和回报。2010年，他被英国户外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40位自然摄影师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的中国摄影师。



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  
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静 郎冰  
邮箱 jrbzggs@163.com